

—管仲 易其居分散風險 有三歸—

危機無所不在，風險控管不是口號；其實如果機關內部人員都做好風險管理，便是最有效的危機預防。

過去室內有「老鼠尾巴」監錄，今日有電子遠端監聽監錄，都非秘密。月前報載高雄市議員質詢，曾擔任前市長隨行攝影官的吳姓技工，多次持鑰匙潛入市長室，因而質疑市長維安鬆散。韓市長證實，市長室從四維行政中心搬到鳳山，竊案頻傳也是原因之一，他透露曾接到很多人警告，包括類似安裝監聽器或被某些人監控，讓他感覺很不舒服。事後調閱監視影像，發現吳技工在韓市長上任 1 個月內，已前後 5 次深夜潛入市長辦公室，市府已將市長室門鎖換掉，加強門禁，並提醒公務員如果將機密資料外洩，必須負起法律責任。市長甚而懷疑隨扈祕書有沒有被收買？被監控？他已經交代政風處嚴查嚴辦。至於出訪行程提早曝光，市政會議紀錄無端外洩，甚者機密會議未結束，內容已經先「賴」出去。以上事件若真屬實，無疑內部管理鬆散，「黑天鵝」將至了。無獨有偶，臺北市政府隨後也爆發議員公然質疑市長團隊內部成員洩密疑雲，電視上柯市長罕見的變臉震怒。市長氣到拍桌怒吼：「韓國瑜還在懷疑說他被竊聽，是不是還不曉得，我臺北市政府今天很明白的被竊聽！」這大至美國史諾登公開美國全面竊聽醜案，小到市井小民監聽，都是讓人又愛又恨的不得已之惡。古今中外政府都有保密作為，《史記·平津侯主父列傳》可以為證。漢武帝元朔三年，御史大夫張歐被免職，以公孫弘接任。個性耿直的汲黯，早就不滿公孫弘的巧詐，於是向漢武帝告狀：「公孫弘位在三公的高階官位，俸祿所得非常豐厚，然而家裡竟然只蓋布被，他根本是在故意騙人。」汲黯一向愛計較，此次又在雞蛋裡挑骨頭，漢武帝就問公孫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。公孫弘老實承認：這事是有的。九卿當中與臣最友善的，莫過於汲黯；而他今日當庭大眾面前公然責備我，也確實說中了我的毛病。我以三公之貴使用布被，確實是為了沽名釣譽，「且臣聞管仲相齊，有三歸，侈擬於君，桓公以霸，亦上僭於君」。今天我作為御史大夫，而使用布被，與小吏沒有差別，真的就是如汲黯所說的，就是在沽名釣譽。不過若沒有汲黯的忠心，陛下怎麼可能聽到這些話啊！漢武帝於是認為公孫弘為人真誠又謙讓，對他越來越器重，最後還任命公孫弘為丞相，加封平津侯。

公孫弘前說「管仲相齊，有三歸，侈擬於君，桓公以霸，亦上僭於君」。意指管仲為齊國宰相時，齊桓公賜給管仲三歸，奢侈程度並不下於國君。管仲生活奢侈，很可能是事實，公孫弘不敢胡說瞎掰。不過對於管仲的作風，孔子則有自己的看法。孔子主張「君子不器」，不免批評管仲為人小氣，器識不大。於是有人接著就問孔子：「管仲儉樸嗎？」孔子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「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？」又說「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樹塞門；邦君為兩君之好，

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」管仲有「三歸」是事實，「三歸」有的解釋是藏著 3 個保險箱、有的解釋休閒的 3 個樓臺，還有解釋「三歸」為齊桓公賜給管仲的 3 個小公館。管仲個人生活如此浪費外，家裡又有比照邦君的規格「樹塞門」，也就是在自家大門口，設置了屏風照壁，管仲這樣僭越，怎麼算是儉樸？管仲不僅有三歸，居然公務上還「官事不攝」（即管理事務的官員，專責專用，不必兼攝多項事務），所以一般人都認為管仲設置職缺太多，根本是浪費國家公帑。其實「管氏有三歸」是具更深層意義。管仲當時是齊桓公之下的第一把手，既要規劃政策、又要負責推動改革，牽動國家巨大利益，故其言行舉止，肯定會備受各界「關注」。管仲為了分散風險，對於自己官邸、休息庭園，設計「有三歸」，讓外人掌握不住他確切的行蹤；另建置「官事不攝」制度，讓不同人負責不同的職務，以防止勾串，並能分散機密外洩風險；管仲另立「樹塞門」，目的即在建立圍牆以防止他人監控行蹤或窺視政務密商，就國安保密角度而言，的確有其必要。因此，相較於公孫弘因怕被比擬管仲奢侈，故「門戶大開」，讓外人都知道他蓋的是平民布被，雖背後隱藏升遷政治動機，然就「機密維護」範疇而言，此決策高官的沽名釣譽行為實不可取。我國兵聖孫子強調「能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無知，易其事，革其謀，使人無識，易其居，迂其途，使人不得慮。」今天有異地辦公、預備路線設計，亦正是「管氏有三歸」的最佳註解。站在國家安全高度而言，管仲的見解實在是高人一等啊！

臺中榮民總醫院關心你！也提醒你！